

夏日泥鳅

夏雪莲(任城)

“池塘的水满了，雨也停了，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……”每当我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，总能想起童年时闷热的夏天，捉泥鳅的趣事。

小时候，我家西边是蜿蜒的古运河，东边还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河，小河上有座“太和桥”。盛夏时节，每当下过一场大雨，河水便像被搅动过一般，变得浑浊。老人们常说，浑水出鲜货。此时，水底的鱼虾、泥鳅格外活跃，也是河边的孩子们最欢喜的时节。

雨停风歇，院子里的伙伴们抓起水桶、渔网，一声招呼，便齐齐冲向河滩。夏日的风裹着水汽拂过脸颊。我们高高挽起裤脚，赤脚踩进软泥，弯着腰在浅浅的河滩里摸索。

泥鳅通体滑溜溜的，机敏灵动，特别难捉。眼看着一条条泥鳅在脚边游弋，我再怎么悄悄伸手，它们都会嗖地一扭身溜走，空留一捧泥水。一次次试探、一次次捕捉，大家喊着、笑着。每当两三人合力捉住一条泥鳅，都足以让整个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雀跃欢呼。

捉归捉，吃归吃——对儿时的我而言，两者之间隔着一道鸿沟。别看泥鳅长得黑黢黢的，但它肉质细嫩，营养丰富，可是盛夏里的美味佳肴，有“水中软黄金”的说

法。小时候，我是不敢吃泥鳅的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竟放下了儿时的执念。曾经避之不及的泥鳅，更成了我的偏爱之物。它鲜而少刺、嫩而不腥，那份口感成了我念念不忘的美味。

再后来，我旅居南方，泥鳅更是餐桌上的经典美食。常见的家常做法是红烧泥鳅，酱汁浓郁，咸香入味。干煸、爆炒、炖汤，做法多样，风味各异。我最喜欢吃的是浙南的一种泥鳅干——个头极小的泥鳅，用盐和调味品腌制后，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，下油锅炸至微黄，再稍加晾晒，当作随手的小零食。焦香味美，让我念念不忘。

还有一道传说中的“泥鳅钻豆腐”，据说是乾隆皇帝的最爱。将鲜活泥鳅与整块嫩豆腐一同放入冷水中，以文火慢炖。水温逐渐升高，难耐的泥鳅便会纷纷钻进白嫩的豆腐中藏身。待火候到位，豆腐吸尽泥鳅的鲜味，泥鳅藏于豆腐之中，荤素合一，鲜香交融。

岁月潺潺，小河依旧，太和桥安然伫立。当年赤脚捉泥鳅的孩子，如今早已成了儿孙绕膝的爷爷奶奶。可每当熟悉的歌谣响起，脑海里依旧能浮现出夏日河畔那些美好的画面。令人难忘的，不止舌尖上的佳肴，更是那年盛夏的清风、流水、玩伴，以及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。

挖泥鳅

李占奇(任城)

刚割完麦子，中午的太阳火一样烤着大地，知了在树上扯着喉咙拼命喊着。我穿上背心，卷起裤腿，趿拉着凉鞋，带上铁锹、铲子和罐头瓶，就往村西头的水塘跑去。

水塘是往年暴雨冲出来的。这会儿，坑边的草耷拉着头，水面漂浮着一层暗绿色的青苔，风一吹就露出黑黢黢的泥。我刚到水塘边时，用铁锹在水浅处试探着铲了几下，溅得满脸都是泥水，连泥鳅的影子也没见着。我踮脚往远处瞅了一眼，发现水面冒了个泡，一道细滑的“暗影”钻进了泥里。想起村里老人说过，泥鳅最爱躲在被水浸得发暄的“泥窝子”里，就是那种摸起来软乎乎的泥块底下。我用铁锹顺着坑边的软泥慢慢铲出一道浅沟，泥水涌出来，凉丝丝的泥点子溅在小腿上。当铁锹碰到泥里那层软乎乎的“窝子”时，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震动，是泥鳅在泥里扭动。

我赶紧把铁锹插进旁边的淤泥里，蹲下身子，用手一点点扒开表层的硬泥。底下的泥又软又黏，手指插进去，凉丝丝的泥从指缝间挤出来。忽然碰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：“找到了！”刚要用力抓住，它却猛地一扭，从指缝里滑了出去，只留下满手的泥腥味。我愣了愣，再次把手指插进泥里，顺着它溜走的方向摸过去。这一次，我把手指弯成一个钩状，轻轻扣住它的身子。它又开始扭动，滑溜溜的肚皮蹭着我的掌心发痒，我咬着牙不敢松手，直到把它攥在手里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激动得我喊出了声：“抓到一条！”接着把它放进瓶底铺着湿泥的玻璃罐头瓶里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我蹲得双腿发麻，便站起来活动了几下，随后索性坐在水塘边上，把脚泡在浅水里。没过几分钟，就看见水面动了一下，接着翻了个水花，一条小泥鳅正张着嘴喘气，嘴边的胡须一翘一翘的。我屏住气，慢慢把手伸过去，指尖离它还有四指远时，它尾巴一摆，又钻进了泥里，只留下一圈圈扩散的涟漪。

太阳往西边歪了歪，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我沿着水塘的边缘，用铲子铲开表层的硬泥，再用手轻轻扒开底下又软又黏的泥。突然，指尖又碰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，我赶紧用手指扣住泥层，往上一掀，一条泥鳅在泥里扭来扭去。我用另一只手按住它，它的身子滑得难以控制，最后双手捧住泥鳅头部，十指扣紧它的身体，“又抓到一条！”放进罐头瓶里。我擦了擦汗，又蹲下来继续摸索。挖顺了手，兴致也上来了，没过一会儿，又有好几条泥鳅被我挖出来，罐头瓶里变得热闹起来。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。我的罐头瓶里已经装了七条泥鳅，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，偶尔用尾巴撞一下瓶壁，发出“咚咚”的轻响。我捧着罐头瓶往家走，瓶里的水晃来晃去，泥鳅的影子在水里扭来扭去，映得我的手也变成了橘红色。回到家，我把罐头瓶放在院子里的小木桌上，蹲在旁边看泥鳅。它们挤在瓶子里，尾巴偶尔扫过瓶壁，留下一道细细的水痕。我伸出手指，轻轻碰了碰瓶壁，它们立刻吓得钻进泥里。风从院子里吹过，我看着罐头瓶里的泥鳅，心里满是欢喜。那些粘在指尖的泥，那些滑溜溜的触感，那些藏在泥里的惊喜，都像一颗颗星星，在我心里闪着光。

多年后我回老家，特意走到村西头，围着那片种着树的地方转了一圈。如今，水塘早已被填平，种上了一排排的树。那些藏在泥巴里的细碎欢喜，像一颗埋在心底的种子，每到夏天，就会悄悄地发芽，开出满枝的回忆。

湖里飘来的泥鳅香

忆东(太白湖新区)

七月的日头悬在中天，把河水晒得泛起粼粼金光。我趴在河岸的老柳树下，望着远处。记忆里，二姨家的木船总会划破镜面般的河水，船尾波纹里，游动着成群的鱼。

近了，那抹靛蓝色的身影越来越清晰，是二姨划船来了。我顺着河堤奔跑着呼喊，清脆的声音传遍河岸。二姨脸庞黑红，眼睛亮闪闪地叮嘱我慢点跑，船舱里的小表弟虎子爬起来，指着我咯咯直笑。

我跑下河岸，鼻尖已萦绕着熟悉的焦香，一定是二姨又送面煎泥鳅来了。二姨家住在微山湖里的南阳岛，青砖瓦房配着雕花窗棂，院子里晒满鱼干，日子过得殷实。可她总惦记着十几里外的我们，每逢集上有肥美的泥鳅，便亲自下厨煎得金黄酥脆，炖得软烂，顶着烈日划十几里水路送来。

木船靠岸，二姨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在脸上，蓝布衫后背洇出深色汗渍。她顾不上擦汗，系好船，一手抱着虎子，一手提着竹篮招呼我：“俺二妮又在这等二姨呢。”我笑嘻嘻地接过篮子：“二姨，我昨天就等着了。”

二姨抱着虎子，拉着我往家走，姐姐听见动静跑出门喊二姨，娘也系着围裙出来，一边抱虎子一边念叨：“天这么热，你咋又来了？”姐姐连忙跑到厨房拿碗，掀开竹篮，毛巾包裹的搪瓷缸里，正是香气扑鼻的泥鳅。

“快尝尝，这次火候正好。”二姨擦着汗笑着说。姐姐往三只碗里分泥鳅，我围着桌子打转，吵着要大的。终于挑好，我迫不及待端起碗，咬下一块焦香的泥鳅，咸香中带着一丝鲜甜。

二姨坐在门槛上，一边擦汗，一边笑眯眯地盯着我和姐姐吃，轻声叮嘱我们慢点，别烫着。

很快，二姨要返程了，木船渐渐远去，她的身影在粼粼波光中变得模糊。我站在岸边，看着她用力划动船桨，船尾的涟漪一圈圈散开，又被水面抚平。

后来我去城里读书，便很少再吃到二姨煎的泥鳅。可每当闻到煎鱼的香气，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些烈日午后的波光。

